

蘇聯遠東地區是距離莫斯科最遙遠和極爲重要的一區，其所蘊藏的天然資源雖極豐富，但要加以澈底調查并予充分開發利用，則尚需很長的時間。

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科學研究小組，早已在雅庫茨克地方進行研究工作，并曾設立遠東科學中心一所，下轄研究所十三個研究單位。此一科學中心的主任爲卡比查（A. P. Kapitsa）係一地質學家，亦爲南極研究專家，曾任莫斯科大學地理研究所所長，現爲科學院通信院士，及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主席之一^⑥。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協調並發展遠東地區的各個組織與團體的研究工作，以期加速建立開發此一地區豐富資源之科學基礎。目前中心本身的研究重點則在地球科學之研究，并在伯力設有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所。

蘇聯遠東地區的海岸長達一萬數千公里，漁業及水產爲其經濟重心，因此遠東科學中心除已設立海洋生物學研究所以外，又已設立海洋學研究所，此外在庫頁島上更設有綜合科學研究所，蘇聯漁業部曾將「帕加斯」實驗船一艘，轉交該所，專供研究之用。至於遠東其他地區如堪察加及馬加丹等地，亦均有該中心所屬的許多綜合性與專門性的科學研究單位，進行各種學術研究活動。

遠東科學中心目前共有科學工作人員一、五七八名（兼職者不計）其中博士學位者六十二名，候補博士五九七名，但仍感人手不足，又因經費短絀，科學工作人員住宅缺乏，對於該中心之研究工作，頗有不良影響。

捌

波蘭糧食加價暴動的意義

畢英賢

總之，蘇聯所屬的遠東地區，幅員遼闊，地位重要，既具戰略價值，復有極爲豐富的天然資源。在軍事方面，此一地區不但形成了蘇聯東部安全的屏障，抑且提供了俄共在太平洋爭霸的基地；在經濟方面，此一地區更具有極大的潛能。目前雖爲天時與地理環境所限，未能獲得充分的開發與利用，但在科技昌明，人可勝天的現代，各種資源終必進一步加強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尤以此一地區與我國領土相接，對我東北及西北邊境的安全密切相關，故我國人就蘇聯今後對於此一地區，更應提高警覺，嚴密注視。

註①黑龍江原名阿穆爾河，係音譯自我國當地滿族語言之發，其意義一指河流，一指地區，即「省」。

註②庫頁島原屬我國，一度稱爲「苦夷島」，日人稱爲樺太島，清道光三十年爲俄人所佔稱爲「薩哈連」，國人稱呼仍應以我國名稱爲主。

註③參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九六五年由「科學社」出版：「蘇聯經濟區發展之因素與法則」第八十六頁表二。

註④同上第二三七頁表二。

註⑤「貝黑鐵路」英俄之簡寫均爲BAM其原義爲「Baikal-Amun Railway Project」，國人譯法，前此出現多種，一作「貝穆鐵路」，一作「貝阿鐵路」，一作「貝黑鐵路」，因該鐵路係由貝加爾湖北岸通達黑龍江下游之少共城，似應加以統一，使用貝黑鐵路爲宜。

註⑥參見消息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八日。按蘇聯學院最近一次重要人事異動，係由選舉產生計：院長一人，副院長六人，科學院主席團二十人（內學術部執行秘書一人）。科學院主席委員十四人。

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波蘭宣佈提高主要食品價格後，在距華沙六十哩的拉頓（Radom）發生了流血騷動。波共政府立即在二十四小時內撤銷提高零

波蘭糧食加價暴動的意義

售價格的法律草案。波共當局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向人民屈服，是因爲政府對一九七〇年因加價而發生之暴動事件記憶猶新。當年十二月，基本食品加價

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觸發了波羅的海各港城的工人示威運動，使戈莫卡（W. Gomulka）十四年的統治地位毀於一旦，并使吉瑞克（E. Gierek）登上了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的寶座，實際上掌握了波蘭的政權。

吉瑞克上台後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包括經濟、社會政策、行政管理等，以圖一方面鞏固波共統治，一方面強化其個人的領導權。

無可否認，波蘭經濟五年來有了不少進步。以國家總收入的增長論，在東歐集團內，波蘭僅次於捷克。但工資提高，日用品的需求也相對上升。再加上其他因素，波共政府所感受的通化膨脹壓力也就愈益沉重。原擬以調整價格結構為手段以減輕這個重大的壓力，誰知道，加價建議案剛一提出，就惹出這場風波，幾乎使吉瑞克遭到了戈莫卡相同的命運。

波蘭人民的無畏奮鬥

在歷史上，俄羅斯人有一個想法：誰能控制東歐國家，誰就能主宰全歐洲；誰能主宰波蘭，誰就能主宰東歐。這就鑄成了近代波蘭悲劇性的歷史。

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會議上，史達林同意，儘快以「自由與不受拘束」的普遍選舉與「秘密投票」方式，建立一個波蘭政府。實際上，俄共却利用戰後的形勢施行「木馬計」，使共產黨取得政權。波蘭人民對此大為不滿，這便是波蘭三十多年來動亂的基本原因。

波共政府壓抑了一切反對派，不但在經濟上模仿蘇俄，其政治制度也效法蘇俄。波蘭人民積了一肚子怨恨。政治制度使人民喪失大部分基本權利；而共產經濟並未滿足波蘭人民基本的物質需要，更談不上物質享受；對蘇俄的附庸關係也使波蘭人民的自尊受到傷害。

於是，一九五六年，在波茲南、史特汀等城市發生工人暴動，示威反俄；其主要原因，部分是屬政治性的，部分是關於工人的待遇問題。事件發生後，波共不顧俄共的反對，推出戈莫卡當波共的第一書記。戈莫卡一上台，對人民作出不少讓步。對宗教與教育的控制略予放鬆，不強制執行集體農場政策，知識分子有了一點自由，一些外國書刊，電影與音樂也准予進口。

但到一九五九年，這些讓步大部分已被取消。一九六八年初，因波共禁演「祖先」（Dziady）一劇（內有反俄臺詞），引起學生騷亂，延及九個城

市，持續數月之久。四月初，軍方要求共黨嚴厲控制波蘭作家協會。因為他們認為，該事件的發生，是知識分子與「猶太主義者」所煽起的。事情雖然平息下去，但是波蘭青年參與反對共黨政府已有了開端，影響深遠。

一九七〇年底又發生大規模暴動。十二月十四日在波蘭北部瀕臨波羅的海的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寧造船廠的工人首先舉行罷工，然後格但斯克工業大學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他們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接着，在格丁尼亞、索波特、西塞辛及斯魯匹斯克亦相繼發生類似的示威運動。事變之初，除波共採取斷然措施與武裝鎮壓外，蘇俄亦陳兵邊界，俟機而動。抗暴運動雖未全面發展，但已使波蘭全國震盪，對波共政權的危險性遠超過以往的抗暴運動。最後，波共不得不向人民低頭，向工人保證提高工資以對銷糧食上漲的影響。戈莫卡亦「因病」辭職，由吉瑞克接任。至此，一場動亂始告平息。

一九七〇年後的經濟發展

吉瑞克上台後，波共上層領導的更迭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經濟政策的革新更是刻不容緩。總的看來，吉瑞克的經濟政策的主要動向，是把工業發展，經濟現代化與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一改早期的經濟成長政策。過去，乃是通過強制節約措施，使國家經濟成長的重担，落在波蘭的消費者身上。在七十年代初期，波蘭在工業方面的基本調整是改變甲種產品（生產工具）與乙種產品（消費品）的比例，在一九七〇以前的一個五年計劃中，乙種產品規定增產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七一年以後的一個五年計劃則規定其增長率為百分之四十二^①。易言之，波共已努力增加消費品之生產。此外，增加肉類、豬油、可可、水菓等的進口；提高出口產品水準，輸入更多的輕工業原料，增加住宅建造等。同時，對工人們採取鼓勵性紅利辦法與「工作優者，獲酬多」的原則。

在農業方面也有不少顯著的改革，一方面降低糧食價格，另一方面增加對農民的津貼。同時，取消了強制收購辦法。前此，這個辦法一直壓抑私耕農，而私耕農却生產波蘭所有糧食的百分之八十^②。

一般說來，在吉瑞克執政的第一個五年中，波蘭經濟是有相當成就的。

按照波共自己的統計，在一九七一至七五年的五年中，國家總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十二，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七十二，農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二③。在同一時期內，歐洲共同市場及美國的工業生產祇有百分之七的成長④。

這一成就是由多數因素促成的。除了蘇俄援助與新經濟政策的激勵外，尚有幾個偶然的因素。第一，自從吉瑞克當權後，有三年的時間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第二，在一九七三年中，東南亞的牛疫病，使波蘭牛肉出口沒有競爭對手。第三，智利政變與對羅得西亞的杯葛，使波蘭新開銅礦的出產得以高價外銷。第四，石油危機與反污染為波蘭蘊藏頗豐的低硫煤打開世界性的出路⑤。

但是，波蘭過去五年的經濟成就並沒有奠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石上。可是，波共便根據這個倖致的成就，擬定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經濟計劃，並且稱之為：「進一步強力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提高勞動責任、改善人民生活」的綱領。難怪一開始就出了亂子。

波共預定在未來的五年中，也就是到一九八〇年止，國家總收入與一九七五年比較將增加百分之四〇至四二。工業生產總值增加百分之四八至五〇。另據波共表示：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中，將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預定在這五年中，實際工資將提高百分之十六至十八。就百分比看來，同前五年相同，但其絕對數字則遠遠超過⑥。人民收入增加，必須同時增加人民日常必需商品的供應，否則難以抵擋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波蘭在未來五年中，投入市場的商品必須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三十七。要達成這個目標，得進一步發展農業產品。預計，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中，農業生產的成長率應為百分之十五至十六。

幾個基本問題

從前面的敘述看來，波蘭在前五年的經濟成果不壞，未來五年計劃的前景似乎也美好。但是，當波蘭總理賈羅茲維契（P. Jaroszewicz）建議，提高肉類價格百分之二十四，魚價百分之六十九，糖價百分之五十一，奶油價百分之五十，家禽價格百分之三十⑦時，却引發了另一次反抗浪潮。這不

波蘭糧食加價暴動的意義

僅反映出波蘭社會經濟的隱憂，而且暴露了波蘭人民對政治的積怨與不滿。波蘭在經濟方面，至少存在着三個基本的棘手問題。那就是物價調整與日用品供應問題、外債與國際收支逆差問題、以及農業生產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又復彼此關連，互為影響，例如增加工資也就是提高了購買力。因而導致日用品的供不應求；同時工資的提高及基本食物價格的長期凍結，又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壓力。和貿易逆差的不斷上升⑧。

波蘭的食物與工業商品供不應求，是千真萬確的事，波共當局也經常公開承認。但是，他們把這個現象歸咎於過去五年的基本食物價格的凍結、人民收入的增高，以及西方產品的通貨膨脹性的漲價，却絕口不提國內物資不足的基本原因。為了解決這個供需問題，他們所擬定的主要對策之一就是調整物價。去年底，吉瑞克即曾表示：「估計一切條件後，在一九七六——八〇年中，我們要採取彈性物價政策⑨。」所謂彈性，自然是不再凍結物價了。所以從去年底起，漲價問題就已出現，經過這次騷亂之後，漲價措施也沒有完全終止，不過，祇是比較溫和的漲價來代替六月廿四日的加價建議案而已！波蘭的經濟問題，也可從它的對外經濟關係中體察出來。一九七五年波蘭外貿赤字，比一九七〇年增長了二十三倍⑩。單就波蘭與西德的貿易來說，在過去三年內其逆差就達到五十億馬克⑪。他們也曾向蘇俄和西方貸款來平衡國際收支，所以波蘭在經濟上必須大量增加生產，才能使它的對外經濟關係，獲得改善。

農業生產率低，也是共產國家的普遍現象，波蘭當然也不例外。今年春天，波蘭的農業專家說，如果那些生產量低於平均生產量的農場，祇需每公頃增產兩担，波蘭就不必進口糧食了⑫。足見絕大多數的農民，都不關心農事。因此，波共規定，這類農民如果再不努力改善農耕，政府不僅不給予任何支助，而且將沒收其耕地。他如小農場過多，農村缺乏勞動力，以及農耕機械化進行過於緩慢⑬等等，也是波蘭農業方面的頭痛問題。

波蘭人民——工人、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對波共控制下的政治情況普遍不滿，尤其對波共臣服於蘇共，更是憤慨不已。

當現任波共頭子吉瑞克上台之初，波蘭人民原希望在政治生活上獲得解放，但他們的這種希望現在已經幻滅了。吉瑞克及其周圍的人，一方面避免與波蘭人民衝突，另一方面則迅速而廣泛地重新加緊黨的政治控制。因此，

五年來與經濟成果俱來的只是強有力的共產黨統治，特別是，絕對的「黨的領導地位」和決不妥協的政治立場。這種情況使那些深感波蘭人民缺少政治自由的學生與知識分子大為不滿。例如，今年五月，一名退休教授李平斯基（E. Lipinski）上書吉瑞克，要求給予波人民治自由，容許反對黨合法存在；並且指出，由少數人控制的政府，常常會變成專制政府^⑭。在此次漲價暴動後，立刻又有一批作家、藝術家及科學家向國會請願，要求消息傳遞自由以避免類似此次的漲價風暴。他們說，在沒有經過自由溝通意見和沒有與工人真正聯繫的情況下，這些調整物價，必然會不幸地帶來或導致暴亂^⑮。

與工人暴動關係最大的是波蘭青年。據波共領導人物分析，在一九六八年學生暴動與一九七〇年工人示威兩個事件中，有一個共同現象，那就是青年出現街頭。前一事件的主角全是青年，後者亦以青年為主^⑯。波蘭人民是東歐國家中，青年比例最大的國家，其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都在三十歲以下^⑰。這也構成了波蘭政局不穩定的另一因素。

針對這個現象，吉瑞克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是加強教育，使青年瞭解「社會主義原則」的本質與價值；其次是修改全國教育制度，使教育與經濟發展互相結合，期能塑造出合乎官定目標的「波蘭青年」。

另一個難以化解的是波蘭人民的反俄情緒。波蘭人民認為，把蘇維埃制度強加於其祖國，是對他們社會與道德生活的重大破壞，也是民族史上的一大災難。波政府無條件地支持蘇俄的對外政策，而不是國際政治中的獨立分子。這些都是違反波蘭的國家利益的。除非清除波蘭政策中臣服蘇俄的成份，除非蘇俄公開承認對波蘭所犯的錯誤，波蘭人民的反蘇俄情緒是不易壓制的。

結論

這次波蘭糧食加價暴動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其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病態的暴露。學生及知識分子經常請願，工人一有機會就要暴動。當這兩類分子的運動匯集起來，就可能釀成驚天動地的大風暴。一九七〇年底的糧食加價暴動，是一個例子；雖被迅速制止，但戈莫卡也隨着被迫下台。吉瑞克有鑒於此，在此次加價事件發生之初，雖已馬上讓步，使其暫告平息，但是，基本問題尚未解決。

一九七〇年事件，波共在經濟政策上，作出一副討好波蘭人民的姿態；而在政治上，却未曾讓步。因此，經濟上的小小成就，並沒有使波蘭人民放棄政治自由的要求。他們在政治上不能獲得滿足，對政府的支持自然相對降低。

註①吉瑞克「波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報告」，消息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第三頁。

②「波蘭：註定成功」，新聞週刊（美國），一九七四年一月廿一日，第十九頁。

③吉瑞克，「波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報告」，真理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三頁。

④真理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第四頁。

⑤同註②

⑥吉瑞克，「波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報告」，真理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三頁。

⑦合衆社華沙電訊，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第五頁。

⑧勞勃特·狄恩，「吉瑞克的三年」，觀察季刊，一九七四年春夏號，第六七頁。

⑨同註⑥

⑩「波蘭修正主義者走投無路」，人民之聲報（阿爾巴尼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⑪「訪問吉瑞克」，明鏡週刊（西德），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第三二—四九頁。

⑫人民論壇報（波蘭），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⑬同註⑫

⑭艾得華·李平斯基，「致吉瑞克的信」，新觀察者（法國），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十六日，第五五—五七頁。

⑮泰晤士報（倫敦），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七頁。

⑯波共中央書記，弗納萊克，「對波共九中全會之報告」。

⑰同註⑭